



15  
374  
(2)

東塾讀書記卷

番禺陳澧撰

諸子書

韓昌黎進學解稱孟荀二儒吐辭為經謝金圃荀子序云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澧謂此吐辭為經之證也文心雕龍諸子篇云其純粹者入矩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昌黎讀荀子則云時若不醇粹劉彥和論禮記所取諸篇昌黎總論之言各有當也

荀子書開卷即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

東塾讀書記

門和  
辨卷  
994  
2

利  
427  
2

所錄文  
有物耶

之而寒於水然則所謂學不可以已者欲求勝於前人耳其非

十二子實專攻子思孟子黃東發云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

孔子之傳也日鈔卷五十五故其非十子但曰它囂魏牟也陳仲史鮐

也墨翟宋鉏也慎到田駢也惠施鄧析也獨於子思孟子則曰

子思孟軻之罪也且非子思孟子之語亦倍多於它囂之等韓詩

外傳取此篇而刪其非子思孟子之語困學紀聞遂謂非子思

孟子者為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此欲為荀子回

護耳然又云直哉史魚以為盜名可乎則亦不能回護矣其言曰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

真先君子之言也楊倞注云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

猶瞽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

茲厚於後世據此則當時儒者皆深信子思孟子得孔子之傳

矣尚可排而去之乎後來王子雍之於鄭康成陸子靜之於朱

晦菴又從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陸子靜詆有子貢子

非十二子篇又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

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

賤儒也困學紀聞云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偷儒憚事無廉恥

而者飲食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詆子游氏甚於子張子夏氏

何以獨惡子游如此觀其非子思孟子云世俗以為仲尼子游

為茲厚於後世或子思孟子之學出於子游歟

孔叢子云趙王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

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

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疆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

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

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槌而驅之豈徒

弱之而已乎陳士義篇孔叢偽書可取者少獨此一段讀之令人感

憤不已自明以來外夷與中國交市彼正以無用之物弱我也  
古人弱夷狄之術而今夷狄以之弱中國悲夫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自今以後勿取其無用之貨乃中國自彊之術也不  
取其貨則彼失其所利是即弱夷狄之術也後世當有讀孔子  
順之言而得治夷狄之術者乎

戰國時儒家之書存於今者鮮矣澧以爲屈原之文雖詩賦家  
其學則儒家也離騷云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  
云汨吾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有天資有學力而又及  
時自勉也涉江云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  
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  
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此言人不知而不愠  
與古聖人爲徒高矣美矣足以不朽也橘頌云深固難徙廓其  
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此中庸所謂強哉矯也此靈均  
之學也宋玉九辨亦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  
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  
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  
託志乎素餐其對楚王問自謂瑰意琦行超然獨處非夸語也  
杜子美稱之曰風流儒雅亦吾師真可謂儒雅矣真可師矣彼  
罵宋玉爲罪人者烏足以知之皇甫持正荅李生第二書云筆  
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  
爲罪人○朱子楚辭集注云景差大格近於儒  
者窮理經世之學此尤非朱子不足以知之也  
管子之書史記采入列傳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最精醇之語其  
餘則甚駁雜其言曰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  
篇  
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

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

明法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術

同上

如此類者法家語也故藝文志以管子列於法家或後之法家

以其說附於管子書歟

直齋書錄解題謂管子似非法家

又有云有名則治無

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樞言

正名故曰聖人

心術上篇

凡物載名而

來聖人因而財之

同上

如此類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虛無無形謂

之道

同上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

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故必

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

同上

此則老子之說矣又云仁

從中出義從外作

戒篇

告子之說出於此歟抑告子之徒所依託

者歟又云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此尤後人所依託也其地員

篇則農家者流藝文志農家之書無存者於此可見其大畧蓋

一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矣

管子書所用權術後世多不可用或其事由於虛造或當時人

心近古可以欺之後世人皆狡猾不復可以此欺之矣通典輕

重篇載其事而自注云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

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楷模則同刻舟

膠柱耳

老子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晁子止云蓋三皇之道也

郡齋讀書志卷

三趙邠卿云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崔寔政論云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

亂秦之緒

後漢書本傳

好老子之說者自以為高而不知適成為俗

士也

王介甫太古篇云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

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所謂正言若反也吳草廬注

東漢書言卷  
云老子一書皆是此意禮謂佛氏書亦然如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也

不尙賢使民不爭司馬溫公注云賢之不可不尙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此一矯字足以盡老子之學矣

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吳草廬注云老子大概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其立言不能無弊有以啟之禮案孫子云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始計又云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九地此老子之術也吳子則無此等語草廬連及之耳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吳草廬注云其流之弊則爲秦之燔詩書以愚黔首程子云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老子二程遺書卷十五禮案韓非云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

和氏篇○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何義門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是燔詩書始於商鞅姚姬傳洪稚存皆有此說故其言曰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壑令韓非亦云羣臣爲學者可亡亡微韓非之學

出於老子商鞅也莊子亦云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乃可與論議胙篋惜乎莊子不見秦始皇焚書而勝廣大盜乃起也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文子述老子之言則云德者民之所

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道德篇此

非老子之言老氏之徒知仁義禮之不可無而為是言耳然又恐背老子之旨故又云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

行之謂之禮智上仁篇此所謂遁辭也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別錄云文子子夏之弟子然

則文子蓋嘗為儒家之學故依違於二者之間也

洪稚存云自漢興黃老之學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至漢末祖

尙元虛於是始變黃老而稱老莊陳壽魏志王粲傳末言嵇康

好言老莊老莊並稱實始於此即以注二家者而論為老子解

義者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母丘望之嚴遵等皆西漢以

前人也無有言及莊子者注莊子實自晉議郎清河崔譔始而

向秀司馬彪郭象李頤等繼之聚文堂王氏合刻河上公禮案老子章句郭象莊子注敘

此考老莊諸家注甚詳至黃老之學則不自漢興乃盛行也史

記孟荀列傳云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蓋其

時已盛行矣

漢桓帝事黃老道後漢書循吏王渙傳張角奉黃老道皇甫嵩傳漢初以黃老

治其末亦以黃老亂嗚呼可不戒哉

道家者流歷記存亡禍福知卑弱以自持此漢書藝文志語馬季長不

應鄧騭之命飢困悔歎以為非老莊所謂其後遂為梁冀草奏

李固後漢書本傳此誤於卑弱也嵇叔夜讀莊老重增其放與山巨源絕交

書後遂為司馬昭所殺此誤於放縱也二者皆可為好老莊之

戒也馬季長已言老莊洪稚存云始於嵇康亦非

莊子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符此託為孔子語又云

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人間世此託為顏子語張橫渠西銘  
即此意

莊子云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

此託為孔顏問答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

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二程遺書卷十八此又見上蔡語錄

則誤以莊子寓言為孔顏之學矣

楊朱是老子弟子見列子黃帝篇及莊子寓言篇故禽滑釐問

楊朱云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之言當矣列子楊朱篇荀子云

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儒效篇所謂老

墨即楊墨也老子云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吳草廬注云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

為天下楊朱為我之學原於此

楊朱云百年之壽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

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

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迫然而自

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

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

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

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

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列子楊朱篇以下

引楊朱語皆列子楊朱篇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

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

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

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



也盜蹠此二說正同故楊子雲云莊楊墨晏也

法言五百篇云莊楊蕩而不法

墨晏儉而廢禮。莊子齊物論云儒墨之是非史記莊周傳云剝削儒墨莊子是楊朱之學故言儒墨之是非而剝削之也

列子言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又述其言云不逆命

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

順民也又云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又云人

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澧案楊朱之學此其大

略也蓋人人不羨名位則朝無篡弒之臣不羨貨利則野無盜

竊之民各安其所安各美其所美故天下治矣然欲如此必先

使天下無窮民而後可彼其言曰宋國有田夫常衣縑麡以過

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

重賞然田夫若無縑麡以過冬何能待春日負暄乎且使無田

則安有東作乎此雖寓言然其說則有不可通者矣惟不逆命

數語可見其人品頗高故孟子曰逃楊必歸於儒蓋頗近於儒

耳

楊朱云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凡彼四

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

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彼二凶也生有從欲

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

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

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以舜

禹周孔儕於桀紂孟子之距之非好辯也

善與惡皆掃而空之已似後世禪家宗旨

楊朱云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

生然則不必以忠事君以義利物也此孟子所謂無君所謂充

塞仁義也

楊朱云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列子云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湯問篇又云長廬子曰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天瑞篇濃案列子此所述諸說既以為始終無極上下八方無極而且無無極天地但為空中細物三十萬歲之人事無不消滅何難舉而空之乎此列子所以貴虛也天瑞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乃中國之佛也黃山谷跋亡弟嗣功列子冊云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朱子語類云佛氏之學亦出於楊又云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卷一百二十六子史精華釋道部采列子莊子同於宗門者十餘條

楊朱云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列子云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天瑞篇此即輪迴之說也錢辛楣養新錄洪稚存曉讀書齋初錄皆以為釋氏之說出於此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且久生奚為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何遽遲速於其間乎觀此則楊朱雖為孟子所距然猶高於後世神仙家也以生為苦亦與佛氏同

墨子云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澧案此謂友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

下兼愛下篇當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兩家爭辯故有別士兼士之

目也又有別君兼君之目用楊氏之說者為別君用墨氏之說者為兼君也

諸子之學皆欲以治天下而楊朱之計最疎墨翟之計最密楊朱欲人不貪然人貪則無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人詐則無如之何商鞅韓非皆欲人畏懼而自禍其身墨翟兼愛非攻人來攻則我堅守何以為守蕃其人民積其貨財精其器械而又志在必死則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長也三國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云巴日內無

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務時二字足以盡墨氏之學

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附畢氏注云蛾同燈迎敵祠

旗幟號令禱守十一篇所謂墨守也此乃最古之兵書惜其文

多脫誤難解近者藤縣蘇時學舉人字父山著墨子刊誤是正頗多

稍稍可讀矣

魯問篇云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

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

猶欲糶糶讐則慍也讐與售同淮南子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

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秦族訓呂氏春秋云墨者鉅子孟勝善

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

陽城君與焉荆罪之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不能死不可其

弟子徐弱曰死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我將屬鉅

子於宋之田襄子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殛

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

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畢氏校本云句上當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遂反死

之上德篇○案墨氏所謂鉅子猶沙門傳衣者也呂氏春秋去私篇又有墨者鉅子腹蘄高誘注皆云鉅姓畢氏已駁正之

禮案墨子之學以死為能戰國時俠烈之風蓋出於此孟子所

謂墨子摩頂放踵摩猶糜也謂糜爛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剖心摩頂以報所天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云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皆用孟子語也皆糜爛而死之謂也

孟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勇力聞晏子請景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三子挈領而死諫下齊有北郭騷者養其母不足晏子分倉粟以遺之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北子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曰晏子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退而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為北郭子死又自刎景公大駭追晏子反雜下以死為能者其風氣蓋出於此也

孟子謂墨子無父嘗疑其太甚讀墨子書而知其實然也墨子書云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可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公孟篇此之謂無父

韓非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顯學篇韓非猶以墨子為戾孟子謂之無父不亦宜乎蓋專欲富國強兵遂至於戾而無父而不顧是則墨子之學矣

公孟篇云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之謀必不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禮謂墨翟稱孔子不可易是其是非之心有幾希之存乃一聞駁詰之語而遽為強辯至以鳥魚之愚比孔子而自比禹湯其狂悖至此而極

矣

晏子春秋毀詆孔子者五章劉向第錄以為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禮謂蓋墨氏所妄造也

貴義篇云子墨子曰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

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翟自信之堅自誇之妄如此

論衡云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死者審有知而

薄葬之是怒死人也

薄葬篇○案書篇亦有此說

此王充之以其言非墨子

之言也墨子將何辭以對耶孰石孰卵耶

漢書藝文志董子一篇自注云名無心難

墨子今其書不傳可惜也

鄒特夫云墨子經及經說有中西算法禮因取而讀之如經上

云平同高也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云直參也即

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又云纜間虛也說云纜

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

相乘謂之冪即此所謂纜也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李淳

風注云前後表相去為表間即所謂兩木之間無木者也又云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說云端是無同也此所謂端即西人

算法所謂點也體之無序即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

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即此所謂無序謂無兩旁

也幾何原本又云線之界是點即所謂最前也幾何原本又云

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上下更無一點即所謂無同也又云有間

中也間不及旁也說云有間

舊作間畢本改作間是也

謂夾之者也間謂夾

者也幾何原本云直線相遇作角為直線角在直線界中之形

為直線形皆此所謂有間也線與界夾之也又云中同長也說

云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又云圓一中同長也幾何原本云圓之

中處為圓心一圓惟一心無二心圓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即

此所謂一中同長也此其文義易明者其脫誤難明者細繹之

算術當更多耳

特夫又云經下所云臨鑑而立景到畢注云即謂窪鏡也澧案

經說下云足做下光故成景於上首做上光故成景於下此解

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畢云以表言非也又云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

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畢云以鏡言是也此則謂突鏡也今西洋

人製鏡之巧不過窪突二法而墨子已知之惜其文多脫誤難

解耳經說下又有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疑即西人起重之法惜特夫已逝如其尚存當能解之

天志中篇云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為日月

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

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

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

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

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

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然獨無

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

大也特夫以為此即西人天主之說澧謂西人事事似墨氏之

學惟墨氏非攻彼則好攻不同耳關尹子二柱篇云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

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此亦與天主之說無異但關尹子乃後人依託之書耳

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弥唐子曰吾夫子

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

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

農之難吾安敢廢此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既已知其要

矣是以不教以書也黃東發之論陸象山曰象山雖謂此心自

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為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至其於諸

儒之讀書則指為戕賊為陷溺日鈔卷四十二殆與墨子暗合者歟墨子

書引尚書者甚多如尚賢中篇下篇尚同中篇皆引呂刑明鬼下篇引禹誓卽甘誓也其餘屢引仲虺之告及太誓而孟子書載墨者夷之之言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獨以康誥歸之儒者蓋指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故以為儒者之道也

墨子弟子見於墨子書者程繁管黔漱畢注云疑敖字游高石子駱滑

釐弭唐子公尙過勝綽禽滑釐高孫子見於漢書藝文志者隨巢子胡非子又有我子顏注引劉向別錄云為墨子之學不言

墨子弟子又有田係子志但云先韓非子顯學篇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集聖賢羣輔錄有宋劔尹文之墨

相里勤五侯子之墨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墨莊子天下篇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孟子書

有墨者夷之呂氏春秋有墨者孟勝徐弱田襄子腹蘄論衡福虛篇有墨者之役纏子晉魯勝注墨辯敘云惠施公孫龍祖述

其學晉書本傳孟子所謂墨翟之言盈天下此可見其略也荀子云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是墨翟宋鉞也楊倞注云宋

鉞孟子作宋輕非十子韓非子云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顯學篇宋榮亦卽宋輕集聖賢羣輔錄之宋劔卽宋鉞宋輕說秦楚罷兵是為設不鬪爭

而其意則在懷利孟子告之曰何必曰利與首章告梁惠王同然則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卽距墨氏之要言也

畢秋帆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墨子畢氏刻本孫淵如附記此語 澧案大取篇云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

又云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此二條皆似有誤字小取篇云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盜人

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澧案此與公孫龍之說相似公孫龍之學出於墨氏

此其證也然墨子言白馬馬也公孫龍則云白馬非馬其說云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曰白馬非馬又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視不得其所堅拊不得其所白且猶白以火見而火不見而火與目不見而神見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皆較墨子之說更轉而求深皆由於正言若反而加以變幻然其末篇則云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其大旨不過如是何必變幻乎

後世談元談禪者皆有類於此少三國志鄧艾傳注云爰

邵長子翰翰子俞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

孟子趙注云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澧案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曰告子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此告子兼治儒墨之證也告子毀墨子之行墨子亦不以告子為仁總之相詆而已

申不害之書已亡惟羣書治要采其大體篇有云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

疏日本佚存叢書評云疏疑跡

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

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又云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澧案羣書治要采此篇蓋取其稍醇正者然藏於無事竄端匿疏已見其術矣名者天地之綱云云又可見史記所謂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者也

史記但言其主刑名漢書刑法志云韓任申子秦用商鞅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則無異孫皓劉錕矣

韓非子引申子云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



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  
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  
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  
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  
以規之又云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  
下主外儲說又云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又云治不踰官雖  
知不言難申不害之術於此可見其略矣其所謂無為者本於  
老子因而欲使人主自專自祕臣下莫得窺其旨趙高說秦二  
世所謂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秦之亡由此術也劉向別錄稱其  
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漢書元帝本紀注引此則秦漢以來一代甚於一代  
申子之術未嘗亡也

戰國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王問申子曰吾  
誰與而可對曰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  
國之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不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  
於王以事申子微觀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鮑彪注云此術之最  
下者又云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怒色昭  
侯曰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  
子乃避舍請罪同上又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申不害之劣如此乃稱為一世  
之賢士亦見韓策何哉

商鞅云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說民行刑重  
其輕者輕其重者同重刑而連其罪鑿令王者刑九賞一去強  
王者刑用於將過賞施於告姦開塞求過不求善同嗚呼既以  
姦民待良民刑九而賞一矣而賞又施於告姦則不啻刑十而  
賞無一也又云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

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

興至王去強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

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

斯令嗚呼禮樂詩書仁義不必與論矣若孝悌則自有人類以

來未有不以為美者而商鞅以為蝨以為必亡必削非梟獍而

為此言哉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此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語車裂不足蔽其辜

也莊子云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天運此其言孝意已

輕之但不至如商鞅之甚耳謝上蔡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此語令人駭絕儒者安得

有此言乎此朱子記上蔡論語疑義所引蓋不誤也

自古帝王之法至商鞅而變其言曰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

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尸佼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

術劉向孫卿子後序商鞅師之也見藝文志尸子書已佚觀近人輯本大約

近於名家之說如云以實覈名百事皆成又云明分則不蔽

正名則不虛蒙是也蓋其悖謬之語盡佚矣是則尸佼之幸也

史記韓非傳云喜刑名法術之學集解云申子之書號曰術商

鞅之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李奇云韓非兼行申商之術見漢書武帝本

紀澧案韓非云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人主之所執

也法者臣之所師也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法法者編

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

以偶萬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難三問

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二子之於法

術皆未盡善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

職也可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

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

爲百石之官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  
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  
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  
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法定  
篇然則韓非兼申商之法術而更進焉者也

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爲慘刻者其意以爲先用嚴刑使天  
下不敢犯然後可以清靜而治也至暴秦嚴刑之後漢初果以  
黃老致刑措矣然秦以嚴刑而亡漢以清靜而治嚴刑者近受  
其禍清靜者遠受其福韓非未見及此也彼欲於其一身先用  
嚴刑後享清靜而不知己殺其身已亡其國也且秦雖嚴刑而  
博浪之椎蘭池之盜陳勝吳廣之揭竿而起何嘗畏嚴刑哉况  
漢初雖云刑措而游俠犯禁者紛紛而出嚴刑不可恃矣清靜  
亦何可恃乎

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惜乎韓非之未解此也罪當死  
者必死則民畏若不論罪之輕重而皆死則民不犯輕罪而犯  
重罪矣此陳勝吳廣所謂失期亦死舉大計亦死也

李斯以書對二世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  
爲桎梏者又引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隸又引商君  
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引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  
鎰盜跖不搏又云滅仁義之塗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史記李斯列傳商鞅申韓之說  
至此大暢而秦亡矣

韓非云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爭父子  
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

懷上宜子事父宜眾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  
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  
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喻故疾  
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  
之所以喻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  
爲身之禮也眾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  
爲禮以爲其身解老篇韓非此說本以解老子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而其解仁義禮三字之義則純乎儒者之  
言精邃無匹是其天資絕高又其時去聖人未遠所聞仁義禮  
之說尙無差謬而其文又足以達之使其爲儒者解孔子之言  
必有可觀者也法言云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  
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問道篇○文子道德篇依託老子論  
讓守柔爲天下雌爲禮  
較之韓非相去霄壤矣

尹文子云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

於法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能鄙齊功賢愚等

慮此至治之術也大道上○文子下德篇云人才不可專用而

軍旅可以法同也名家法家立說之意盡於此數語夫以名法

爲治能鄙賢愚混然無別世人方謂太平盛世固如是也而不

知頑嚚聾瞽之人布滿朝列此真至亂之術耳徐幹中論云若

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

也且無食祿之費矣亡國篇尹文之頑嚚聾瞽尙有食祿之費誠

不若徐幹之鑄金耳朱子名臣言行錄卷六載呂夷簡在中書

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

慎子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威德篇又云夫投

鈎分財投策分馬非鈎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

見羣書治要

此後世所以有竹籒

傳也

竹籒傳見日知錄卷八

列子云孔子曰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

仲尼篇

此假託孔子之言不足與辯但觀其言則凡道墨名法諸家所以自爲其學者皆以爲孔子之詩書禮樂無救於亂而思所以革之也此道墨名法諸家之根源也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惜其書亡矣史記云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孟荀列傳

此蓋與後世邵康節皇極之書相似其所謂九州每一州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與近時外洋所繪地圖相似但外洋所繪者有四五區無九區耳騶衍冥心懸想而能知此亦奇矣哉

史記云淳于髡博聞彊記學無所主

孟荀列傳

然則學必有所主若

但博聞彊記而無所主則成爲淳于髡矣史記又云淳于髡久

與處時有得善言

同上

若并此而無之則更淳于髡之不若矣

史記以淳于髡附入孟荀列傳云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又以

髡入滑稽傳禮案戰國時人多辯論諛諧成爲風氣此太史公所以立爲一傳也此風蓋起於晏子故太史公謂淳于髡慕晏嬰也晏子春秋云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晏子侍前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遂不支解上諫如此之類乃滑稽之濫觴也凡辯說使人忽然感悟者皆滑稽之類如

後世禪家之機鋒亦是也

戰國策云蘇代爲燕說齊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往見伯樂曰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燕策淳于髡之貧劣如此蓋戰國之人以受賄爲常事耳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魏王趨見衛客衛策此與淳于髡正相類矣信陵君厚遺侯嬴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史記信陵君列傳此戰國時所罕見者

鬼谷子云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反應篇此老子之道也又云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又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抵巇篇盧召弓云觀此言是其術遇正人而窮遇明君治世皆無所可用鬼谷子禮謂其不必遇正人明君也鬼谷子本蘇秦假名史記蘇秦傳索隱引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李兌舍人教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願君堅塞兩

耳無聽其談明日蘇秦復見終日談而去趙策遇李兌舍人而其術已窮何足道哉

唐來鵠讀鬼谷子云裨闔飛箝實時之常態不讀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懇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

盧召弓又云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為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

會南豐戰國策目錄序云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

陸清獻公云今之讀戰國策者多亦曾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齊其味而不中其毒去毒跋澧謂諸子之書皆有善安得如清獻者盡去其毒

使不中於人則善矣郡齋讀書志以戰國策入子部縱橫家故今亦以論戰國策者入此卷

世說云袁悅有口才短長說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當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後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侍幾亂機袖俄而見誅卷八如袁悅者乃中戰國策之毒而死者也

漢書藝文志云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文心雕龍諸子篇云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柳子厚辯文子云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近是者權載之進士策問云九流百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為別白書之黃氏日鈔讀家語云千載而下倘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周

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其有功於聖門匪淺鮮矣禮  
案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直齋書  
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徽言溫公手鈔子書也皆所謂舍短取長  
者也禮讀諸子書亦節而鈔之於左不鈔荀子者以其醇粹者  
多鈔之不勝鈔但當如韓

昌黎所云制其不合者  
以附於聖人之籍耳

管子語史記已采八列傳其餘尙多可取者其言曰道之在天  
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言樞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

多者惟欲同上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眾人不知也故有事事  
也無事亦事也同上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內業○心  
術下略同凡人之生也必以平  
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

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  
大定同上○心  
術下略同人能正靜者筋助而骨強心術善氣迎人親如

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同上無根而固者  
情也戒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

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  
邪同上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

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禁  
藏顧憂者可與致道形  
勢甯過

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  
深立  
政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立政九  
敗解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

言霸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  
陷於惡也中  
匡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小堂  
稱

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  
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



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

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

謂遠於萬里也法法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

使雜處則其言唯其事亂匡小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侈懼之以

罪則民多詐問小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八商賈之人不論志

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上同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

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

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法明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

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閭也九變

晏子春秋可取者曰為政患善惡之不分上問羞問之君不能保

其身上同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諫上所謂和者

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上同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竝

學能終善者為師問上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

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下諫朝居嚴則下無言下

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上同

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上同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

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

者維禮之謂也上同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

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重而夫藏財而不用

凶也下諫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下雜為者常成

行者常至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上同古之能行

道者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

為名下問有良鄰則日見君子不合經術者

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尚賢上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

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尚賢中凡天下禍篡怨恨其

所以起者以不愛生也兼愛中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

實壤能欣者欣畢氏注云說文振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

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耕柱

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

哉同慧者心辯而不繁說身脩善無主於心者不留上立辭而不

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大取

老子可取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九飄風不終朝驟雨不

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三十三知人者

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

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三十三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

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二十二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五重為輕

根靜為躁君六十二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

敗事六十四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七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七十五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上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七十四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七十一和大怨必有餘

怨七十九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六十七禍

莫大於輕敵六十九章○黃氏曰鈔鈔老子語為二章一為六十九

列子可取者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天生者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上可以

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命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

於天地應於物類周穆王人未必無獸心禽獸未必無人心黃帝

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

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說符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同上○此稱關尹子語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同上

莊子可取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

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

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

處喪則悲哀漁父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

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讓王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

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

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

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

之民性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有為

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庚桑楚為不善乎

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同上兵莫憚於志鏖鄒為下寇莫

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同上人

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達形

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

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刻意聖人之靜也非

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鬢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天道其耆欲深者其

天機淺大宗師凡外重者內拙達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精

神乎蹇淺列御寇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地天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則陽

商鞅書之可取者曰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定分聖人有必

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畫策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

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

之法同上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弱民今亂國不然恃吏

吏雖眾同體一也禁使初假吏民姦詐之卒而求端愆其未禹不

能以使十人之眾庸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慎法無宿治則邪官

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壘令凡人臣之事君也多

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也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也則臣以言

事君修權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

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錯法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說民農

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地算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

也此亡國之兆也同上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

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

眾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戰法故王兵之

政使民怯於邑鬪而勇於寇戰同上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

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句取爵祿者多塗人亡國之所以畫策

韓非子之可取者曰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

在於眾寡安危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用人利莫長於簡福莫

久於安大體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八說法莫如一而使民

知之五蠹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外儲說左利所禁禁所

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外儲說左中聞有吏雖亂而

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外儲說右官職可以重求爵祿

可以貨得者可亡也七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

謂明劫三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與之休而人主怠

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備內

尹文子之可取者曰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

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

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大道上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

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

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同雖彌綸天地

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措而不言也大道下

尸子之可取者曰貴人者貴其心也勸學爵列者德行之舍也今

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同土積上

成嶽則梗枿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

也亦有所生也同慮上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

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為之無益於義而為之此行之穢

也怨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處道食所以為肥也壹飯而問

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

者也同上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

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廣澤

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

無患而莫之德貴言敬災與凶禍乃不重意林引義必利雖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

文選非有先生論注運命論注引

中黃

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纒而右搏雕虎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

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纒也疏賤

者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

後漢書張衡傳袁紹傳注引

呂氏春秋可取者曰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

聖人必先適欲

高誘云適猶節也○重已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

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本治欲者不於

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

貴當

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焉

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

形益衰而智益盛

去宥

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胃

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用心如此豈

不悲哉

情

精氣之集也必有人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

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

人與為夔明

同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

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

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

精通

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

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

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

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

得豈待言哉

同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

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

有異乎俗者也

高義

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

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愛敬者人也君子必

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

必已

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

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

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誠廉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大

有福別類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察今失民心而立功名

者未之曾有也順民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貴信信之為

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

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同上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

民愈不用故威不可無用而不足專恃民用水鬱則為汚樹鬱則

為蠹草鬱則為蕢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

國鬱外處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

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達鬱凡

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為欲故國亂非

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應同安危

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

亂在於有司本務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

黍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

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微察

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

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

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世觀

○呂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說故可取者最多古之儒家多偉人名論其書雖亡其姓名雖湮沒而其言猶有存者令人發思

古之幽情耳

東塾讀書記卷

東塾讀書記卷

番禹陳澧撰

三國

王肅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短鄭康成其偽作孔子家語自為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劉知幾云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劉知幾孝經注議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又見唐會要卷七十七孝經序正義采其語而沒其姓名禮亦多用漢制王肅幼為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媒氏疏其後乃欲奪而易之實欲并奪漢魏典制而易之使經義朝章皆出於己也小失皆發鄭短可見其不遺餘力矣肅為魏世臣而黨於司馬氏以傾魏祚身死之後其外孫司馬炎篡魏事事尊王景侯竟遂其



尊而易之之願矣

郊特牲疏引聖證論云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魯為配圓丘之祀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魯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丘非也禮案祭法云殷人禘魯而郊冥周人禘魯而郊稷然則周之禘魯乃因於殷禮非始於周公惟郊祀后稷始於周公耳此不可以難鄭也祭法之禘鄭以為圓丘之祭王以為太廟之祭千古聚訟莫能決然巧借孝經之一語而頓忘祭法之兩言則弄巧而反拙矣舊唐書禮儀志載黎幹議狀云孔子說孝經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魯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黎幹勸襲王肅語也

王肅以郊與圓丘是一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祭法疏郊特牲疏郊特牲

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肅以為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

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郊特牲疏禮案圓丘之祭周禮明言冬至而郊

特牲言郊用辛若合而為一則冬至豈必辛日辛日豈必冬至故肅解日至為建子之月然所解仍未能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此二句以下句伸說上句也如肅說則郊祭之用辛日周之建子月郊祭日以至兩句不相連屬不成文義且

謂言始者對建寅月為始然則言周者對何國而言周乎如謂郊與

圓丘是一則當解云郊之所以用辛日者周之始郊值辛日冬至故其後皆以辛日郊也或冬至辛日或冬至前後辛日也言周之始郊者對殷而言也

郊特牲疏云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圓丘圓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祭法疏引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

帝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禮案六天二字文義不通然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肅謂五帝不得稱上天誠是也然鄭未嘗稱五行之帝為上天也且季康子之問孔子之荅皆稱為五帝未嘗稱為五佐也上天既謂之帝五行之神亦謂之帝是帝有六也此與六天何異欲難鄭而適足以申鄭矣郊特牲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五人帝之屬此又與天佐之說自相岐異矣

晉書宋書禮志云晉泰始二年羣臣又議五帝即天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太康十年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配天旅上帝又曰禮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禮案王肅言五帝不得稱為上天而晉之羣臣乃云五帝即天皆同稱昊天上帝則名為用王肅議而實悖之矣太康十年之詔因韓楊上書及摯虞議改而如舊當時天子尊用其外祖之說而其臣能諍之亦難得也○舊唐書禮儀志載許敬宗奏議云天尚無二焉得有大此亦勸襲王肅語也許敬宗黎幹大奸大惡而亦公然說經議禮此千古經學之羞矣

祭法疏引肅難鄭云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禮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此所引五經通義不知何人所作然章懷不引鄭說而引此則必在鄭之前也

後漢書曹褒傳云作通義十書否通典卷八十三凶禮引五經通義一條在漢石渠議之後白虎通之前然則五經通義在班固之前也隋書經籍志有五經通義不注何人撰舊唐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劉向撰則不知其何所本也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鄭君以前五經通義已有之故鄭君以此注經猶云經所謂五帝

若漢所謂靈威仰之屬耳朱竹垞齋中讀書詩云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至於五帝名亦惟祀典從○靈威仰之屬名號瓌奇故後儒疑之王蘭泉金石萃編禮器碑跋云靈威仰五名與爾雅所載青陽朱明白藏元英何異此亦可以釋其疑矣

祭法疏又引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禮案玉藻疏引異義明堂制云講學大夫瘠于登說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據此則太微之精其說出於鄭君之前矣祭法疏引馬昭申鄭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又引張融評云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然則郊祀感生帝亦漢制鄭君據以注經耳

鄭君以五帝爲天帝乃漢制也以圜丘與郊爲二則漢初之制也王肅以圜丘與郊爲一漢成帝時之制也以五帝爲五人帝王莽奏定之制也又以爲天佐則謬忌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云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唯雍四時上帝

爲尊沛公立爲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

漢書郊祀志同

此五帝皆上帝也天帝也祠於雍者也又云今上初至

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此祭五帝於雍謂之郊也又云亳人謬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此以五帝爲太一之佐也又云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此太一祠壇在甘泉者也漢舊儀云漢法三歲一祭天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又云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以來所祭天之圓丘也此據藝文類聚卷三十八太平御覽卷五百二略同惟成作城下有皇字以字下無來字誤也成城皆誤當作武皇帝此以甘泉太一祠壇爲圓丘與雍五時謂之郊

者各異也封禪書又云天子既已封太山五年脩封則祠太一  
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此祠高帝於太山明堂  
以配六天帝也漢書郊祀志云成帝時匡衡張譚奏宜於長安  
定南北郊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畢陳而罷雍五時  
及甘泉泰畤此合祀太一及五天帝於長安而不分郊與圓丘  
也又云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中央疑脫黃字帝黃靈后土時于長  
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于東郊兆南方炎帝  
赤靈祝融時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于西郊兆北  
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于北郊兆奏可此太皞炎帝之等乃五  
人帝非天帝又分在長安四郊及未地王莽爲之也續漢書祭  
祀志云光武建武二年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  
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  
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  
位在壬亥之地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  
此雖云采元始故事然所祭乃五天帝又不在四郊與王莽所  
奏異也又云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配東觀漢記同  
此以光武配五天帝於明堂也總而考之漢制郊見五時而鄭  
說郊祭一帝祭法注甘泉圓丘有五帝壇光武之圓壇外亦爲五  
帝位而鄭說圓丘惟祭昊天祭法注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武帝太山明堂  
祠太一五帝而鄭說明堂惟祭五帝祭法注鄭君固多以漢制解  
經而亦不盡泥於漢制也王肅以郊丘是一雖與匡衡張譚所  
奏同而甘泉圓丘有五帝壇則已爲此說之濫觴矣其以五帝  
爲五人帝既與王莽同復改用謬忌太一佐之說謂之天佐而  
又不明言出於謬忌然史記漢書具在豈能掩人耳目哉鄭王之說

夏書言言  
出於漢制者昔人未詳考也其從肅說者竟不知其有出於王莽者矣

鄭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祭法王肅必有難

鄭之語今不得而見肅之自爲說則見祭法疏云聖證論以四

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尙書亦同之

晉書禮志云尙書六宗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

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禮案肅作聖證

論以爲四時寒暑之等而對魏明帝又以爲易六子亦自相岐

異也易六子其數猶巧合祭法所言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

星祭水旱祭四方凡七事乃除去祭四方而爲六尤不能巧合

矣尙書僞孔傳與肅說同故近儒疑爲肅所作也續漢書祭祀志云安帝元

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

四旁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易六子者爲非是更立六宗祀於

雒陽西北戌亥之地據此則易六子之祀漢

安帝時已廢晉志云不廢者蓋廢而復立耳

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

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

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

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

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續漢書祭祀

志劉昭注云自漢諸儒論句龍卽是社主或云是配後荀彧問

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荅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

爲不然而難之或合統荅焉統荅義曰禮運曰命降於社之謂

穀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相此之類元尙不道配食

者也又云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

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禮案仲長氏謂社爲土神既有典據而

猶云未知孰是以說經議禮不可不慎重也如王肅者正坐不

知此義耳

晉書宋書禮志云晉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地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王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別論蓋聖證論也人間者民間也唐人諱民字改之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傅咸重表以爲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晉書禮志又載摯虞奏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禮案此亦肅說之自相岐異故爲傅咸摯虞所駁也傅咸表又云太社不立於京都當安所立尤無可置辯矣

王制天子七廟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孔疏云王肅以爲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馬昭難王義云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禮案鄭志云爲記注時就盧君故鄭說七廟與盧同且兩漢數十人之說皆然肅乃欲盡奪而易之乎疏又引聖證論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并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謂天子有文武二祧諸侯無之此卽降殺矣何復求降殺乎且諸侯五廟惟魯用王禮有魯公武公二廟以象文武二祧而爲七廟則周天子七廟亦并文武二祧數之明矣若如肅說始祖與高祖之父之祖及親廟四爲七又有文武二廟不

遷而為九則是天子九諸侯五降殺以四非降殺以兩矣近儒之說最善者金輔之禮箋云王制祭法所記不同王制所云周人之典祀也祭法所云周初建設之制也此說本於周禮守祧賈疏剖析最為簡明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乃周昭王以前之制其時文武王在四親廟迭遷其在二祧者亦迭遷至穆王共王時文武在二祧則永不遷此後則高祖之父之祖遷主於文武二祧矣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文武宜百世不遷故特立二祧廟以待文武在此二廟時永不遷也王制所云七廟通前後言之也

通典卷四十九引鄭康成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此鄭說最詳明無疑義矣○隋書禮儀志云許善心褚亮等議曰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禮案此謂鄭論周代是也其謂子雍總貫皇王不知皇王指何代其廟制異於周代者何由而知之也

檀弓疏云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禮案再期之喪三年者謂再期而大祥耳此後尚有禫服也如肅說則無禫服而後可若有禫服則歲末遭喪者亦出入四年矣宋書武帝紀云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五月儀依鄭元二十七月而後除又王淮之傳云奏曰鄭元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二十五月而除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元議今大宋開泰愚謂宜以元義為制朝野一禮從之

禮志同○王肅難鄭之說甚多禮今但考其大者小失則

不發其短也凡鄭君之說未必盡是肅之所難未必盡非惟銳  
意於奪而易之故其說多輕率復多矛盾也夫前儒之說有誤  
後儒固當駁正即朝廷典制有誤亦當論駁肅之病在有意奪  
易此其心術不端雖有學問徒足以濟其奸耳○姚姬傳儀鄭  
堂記云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  
欲爭其名偽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為輕薄自鄭王異  
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澧謂近儒講漢學者皆尊鄭君而  
惡王肅容或有一偏之見姚氏非講漢學者而其言亦如此是  
公論矣

王肅雖好與鄭立異然亦有用鄭說者通典載魏明帝崩尙書  
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孫之子云何王  
肅曰荀爽鄭元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卷七十九  
此肅之從鄭說者不多見也

虞翻奏上易注云諸家不離流俗荀謂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  
謂鄭元宋忠皆未得其門此可謂推倒一世矣又云臣郡吏陳  
桃夢道士以易三爻飲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此尤怪妄可笑  
說夢已妄况說他人之夢且以入奏疏乎又奏鄭元解尙書違  
失事云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復訓爲酒杯成王疾困  
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  
大篆叩字讀當爲桺而以爲昧分火三苗火古別字又訓北言  
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澧案江良庭尙書集注音疏謂  
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尙書後案謂翻言無一可信惟段懋堂  
尙書撰異最爲持平謂其時鄭注尙書家習戶曉豈能鑿空相  
誣惟仲翔考究未精耳壁中書桺谷必是叩字鄭於雙聲求之  
讀當爲昧鄭注周禮縫人引伏書桺穀其注古文尙書則不欲  
牽合伏書也韓非曰背公以背訓八故鄭君注尙書云北  
猶別也仲翔不知鄭注是古義輒欲改堯典北字爲火字而譏  
鄭非也同瑁改作同瑁則三宿三祭三詫者果何物乎如其說



則瑁字已足曰為贅也大保以異曰秉璋以酢天子之瑁乃有

異者乎其性謬甚矣江氏云若以同為同謂為古瑁字則奉同

瑁受同瑁成何語乎王受同以祭太保以

異同酢則同非酒器而何王氏云瑁豈

可酌酒屢相授受何為乎翻真妄人矣以上三事段氏皆斷為

虞氏之誤惟虞氏所述鄭注洮類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段氏云

為濯之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為濯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為濯爾

雅郭本洮眾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解為浣衣於事或乖而於

字義必求是此段氏謂鄭注字義是而事或乖絕不回護是虞

駁鄭四事其一是鄭誤其三是虞誤也王西莊云鄭注但云洮

說惜無確據如確無澣衣之語則濯謂濯手洮類謂濯手類面

甚通矣鄭說四事皆不誤矣孫淵如云王病困恐有不潔又不

便更衣澣濯其汚方被冕服此則不可且即使鄭所說四事盡

誤亦皆小失無關大義安得云誤莫大焉况一經之注誤者只

四條正可見其精善耳虞又奏云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

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此百六十七事不知

若何即使鄭盡誤亦非虞之恥也何必囂爭如此江良庭云虞

翻小人也忌鄭君之名而詆之耳謂為小人未免已甚謂忌鄭

君之名而詆之則定論矣翻為王朗功曹朗被孫策擊敗浮海

太無氣節蓋翻有老母如不從

策恐有殺身之禍不能奉母耳

與鄭立異者魏有王肅吳有虞翻蜀亦有李譔著古文易尚書

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康成與王氏

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總由鄭君名重故三國各有

人欲奪而易之也譔徧注七經則其學甚博其書不傳亦可惜

也

漢昭烈署周羣為儒林校尉來敏為典學校尉尹默為勸學從

事許慈胡潛並為博士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來

敏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  
慈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蜀人治經者頗不少惜其書湮沒  
不如魏吳諸儒烜赫有名於後世也有名於後世者惟  
譙周則蜀之羞矣

魏齊王芳時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  
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  
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  
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  
生而正道可宏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  
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  
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  
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  
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  
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錢辛楣何晏論云予嘗

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此豈徒尙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  
者乎若夫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范甯奈何  
不攷其本末而輒以膏梁傲誕利口覆邦詆之陳承祚之徒徒  
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故傳記不無誣辭也禮謂何晏之受  
誣得錢氏之論而一雪矣吾友鄒特夫亦云何晏  
之奏皆論語之精義也陳承祚不敢  
爲平叔作傳故載此疏於本紀并載孔乂之奏其實非本紀所  
宜有蓋欲特傳此疏耳承祚固有深意也

何晏請管輅爲卦輅旣稱引鑒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  
以爲難交疎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  
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管輅傳○世  
說規箴門同世  
說注引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

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甯曠中懷何爲怵惕驚平叔能受善言悟危機而不能自脫良可哀也豈可苛論乎

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鍾會傳注引王弼傳程明道定性書云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與輔嗣之說頗相似

世說云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文學門輔嗣談老莊而以聖人加於老莊之上然其所言聖人體無則仍是老莊之學也猶後儒談禪學而以聖人加於佛之上然其所言聖學則仍是禪學也

世說文學門注引王弼別傳云以所長笑人澧謂虞仲翔注易而徧詆荀譖馬融鄭康成宋忠亦以所長笑人也此輕薄風氣學者宜戒之

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執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東漢學問風俗之美至魏時變壞如此

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爲儒

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廢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王肅漢末經學極盛曾幾何時乃至於此魏明帝太和四年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然則荒廢已久矣學業沈隕甚易吾輩可不守志彌敦乎

魏略又云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同禮謂遇之學可謂善學矣遇之教可謂善教矣而諸生少從遇學可見能受教之難其人也亦由於魏世之學之衰也

高貴鄉公講尚書畢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又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顛等講述禮典遂論夏少康羣臣咸悅服又幸太學講易尚書禮記又詔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其被弑時年甫二十耳使其享國長久經學必大興矣所謂玩習古義者蓋不喜王肅之學觀其幸太學講尚書駁王肅之說可知其意矣

孫休詔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左將軍張布恐入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王務學業不相妨也休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此亦三國時事之可惜者也

東塾讀書記卷

東塾讀書記卷

番禺陳澧撰

朱子書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與魏應仲書亦云參以釋文正其音讀論語要義目錄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荅余正父書云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荅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語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卷一百二十九又云今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卷五十七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如此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

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

語類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

卷七

又云先生初令義

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訓詁則當依古注

卷七

荅黃直卿書云近

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今人多足蠟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荅李公晦書云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荅王晉輔書云禮書縮訓爲直者非一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朱子重訓詁之學如此其荅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當時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朱子從學於李延平乃早年事其時已好章句訓詁之學矣

語類云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

成句却壞了道理

卷五

禮案辭良齋與朱編修書云漢儒之陋

則有所謂章句家法

此稱朱編修者朱子嘗除樞密院編修也

朱子所云今人者

蓋卽良齋也朱子注大學中庸名曰章句用漢儒名目以曉當時之以爲陋者也讀朱子書者當知之講漢學者亦當知之

學校貢舉私議云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語類云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卷一

百二策問云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氏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亾矣其僅有

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記解經云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疏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卽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荅張敬夫書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法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

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

卷一百一十七自晉以

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

卷六十七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

看疏亦然令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卷十一

程先生經解

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

卷十九

南軒

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

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

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

卷一百三

語類云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

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授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

用卷十

語孟集義序

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

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荅張敬夫書云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又與林擇之書云欽夫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朱子深明漢儒之學故不喜當時之斥漢儒者也

朱子議宋甯宗當為孝宗承重而無證驗後檢得儀禮喪服疏引鄭志之說乃自書奏稟後云學之不講其害如此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又荅黃商伯云儀禮喪服疏云云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又荅李季章書云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朱子生平於此事最折服鄭君其後編儀禮以鄭注補經蓋由於此也語類云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康成也可謂大儒卷八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卷八十四○禮案後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朱子此說蓋出於彼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卷八瑟兮憇兮者恂慄也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者言



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  
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  
方見得卷十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卷六

十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  
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卷六十四○禮案此條記者稍誤中  
庸雖有其位一節鄭注云言作禮樂

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子語指此也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

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卷五答呂伯恭書云近  
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

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愨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  
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後學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

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李繼善問檀弓殷練而耐周卒  
哭而耐孔子善殷程張二先生以爲須三年而耐士虞禮鄭氏

注所說於經未有所見不知如何朱子答書云若謂只是注文  
於經無見卽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爲不

足信也又郭子從問耐答書云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不詳郭子從問諒闇鄭氏以爲凶

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答書云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  
子不可居廬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余正甫問

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  
妹答書云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禮案如此之類皆於鄭注推服

尊信甚至至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此取大戴禮曾子事父  
母篇文而未節去若夫二字鄭注誤以夫爲丈夫朱子但云他

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語類卷八十七而不爲詆斥之語其尊鄭  
也至矣又云王肅議禮必反鄭元上蓋亦不喜肅之詆鄭也又

云鄭元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據得好處

語類八 此愈可見朱子非偏於尊鄭者若王肅有好處朱子固  
不沒之也

荅呂伯恭書云中庸仁者人也古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  
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又  
云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  
語如此耶澧案鄭康成以相人偶解仁字而朱子以為有意思  
漢學宋學兩家皆可無疑矣阮文達公以相人偶解仁字尚  
有疑之者未知朱子之說故也

鄉黨侃侃如也闇闇如也集注云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闇闇

和悅而諍也

語類云問先生解侃侃闇闇四字不與古注同古  
注以侃侃為和樂闇闇為中正曰說文以侃為剛  
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闇闇是  
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卷三十八孟子自怨自艾集注云艾

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語類云問習鳥數飛也  
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  
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卷四十一說文屑字云動

作切切也不屑去只是不汲汲於是卷五十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噴字卷七十五往近王舅

近音既說文作迺誤寫作近卷八十一頃因看筆談辨某人誤以屏

為反玷後看說文玷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卷一百三

百三記永嘉儀禮誤字云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乃戊己之己

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己從支為

己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諸本或寫己為辰巳之巳釋文遂以

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朱子說經考據說文如此語類云

不須辯只看說文便見王字無意思朱子深於說文故以王介甫字說為無意思也卷一百四十一又荅呂伯恭

書云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文有意否因贊成之為佳又云說

文此亦無好本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朱子汲汲於刊說文

如此為朱子之學者宜知之為說文之學者宜知之語類云玉

誤收者如者考老是也卷一百四十四又云或問二女果趙氏以

果為侍有所據否曰某嘗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

卷六十一朱子不獨考據說文其於玉篇廣韻亦皆推究也○

玉海後附刻急就章末云越本朱文公刊於浙東戴表元急就

篇注釋補遺自序云家有急就篇一卷經新安

朱先生仲晦所校亦可見朱子好校刊字書也

答楊元範書云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

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

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論語或問云或問十章之說君子之於

曰此章諸說多誤蓋由音讀之學不明禮案朱子四書音以陸

氏釋文及孫宣公孟子音義為本而亦多不同禮別有考文集

有歐陽希遜問論語孟子比字舊音毗志反集注皆作必二反

朱子答書云記得比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朱子於音

讀之學考據詳博如此又有與程可久書云切響二字不審義

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與黃商伯書云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

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備亦嘗傳得而為人借失之敢煩為借

抄一本朱子講求反切之學又如此

文集中考禮之文如禘禘議答社壇說明堂說殿屋廈屋說深

衣制度辨君臣服議跪坐拜說周禮太祝九擯辨儀禮釋宮李

入朱子文集林月亭學正以為朱子所商推而論如圭所作而

定者見學海堂初集答問儀禮釋宮何人為精確皆博考詳辯

其長篇至數千言又有記鄉射疑誤一篇尤考覈精細朱子深

於禮學於此可見

琴律說答吳元士書皆研究聲律語類云今之士大夫問以五

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

有精通者出

卷九十二

又云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處分明

同上

荅張仁叔書云所論律呂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

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

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

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荅蔡季通

書云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

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又云近因諸人論琴

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端只說得黃鐘一均

內最上一絃而遽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

學不欲陋豈不信然

語類云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

皆坐此病

卷九十二荅廖子晦書云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尙未曉用律

次第此間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朱子講求樂律如此其以

唐時鹿鳴關雉十二詩譜編人儀禮經傳通解及與朱魯叔書

求南海廟唐朝樂譜澧著聲律通考已采錄而論之矣其二云禮

記疏說還相爲宮處分明及作圖子之法尤爲初學講求聲律

之階梯其欲問於知俗樂者後世去古已遠考古樂者須假途

於俗樂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語類云通典好一般書

卷八十四

通典亦自好設一科

同上

樂律通典

亦略備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

卷九十二

通典如此爲朱學者不可不看通典也

文集有壺說一篇算禮記投壺之壺之周徑甚詳可見朱子知

算學語類云算法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

壞了許多士子精神

卷十四

荅曾無疑書云厯象之學自是一家

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荅李敬子書云：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然。歷家之說亦須攷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荅蔡季通書云：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荅蔡伯靜書云：步天歌聞有定本。今就借校畢即納還也。朱子講求歷算之學如此語類又云：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卷八十六此則今日西洋人地動之說朱子亦見及矣。

荅李季章書云：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為尋訪刻得一枚見寄。又荅書云：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語類云：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卷七十九大

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元注云：他本云：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

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同上朱子之講求地理又如此。所謂理會如今地理及兩

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者。尤地理之要言也。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然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山焉也。說文三禮。歷算地理之類。皆近儒之故。今詳述其說也。

荅謝成之書云：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荅余夔孫書云：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做工夫。不可只如此草草略說一二。但恐日力未遽及此。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為佳耳。荅孫季和書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

好之語類云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  
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何如耳  
卷七禮樂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合  
用時便將來使如今禮樂法度都一齊亂散不可稽考若著心  
費力在上面少間弄得都困了卷一百一十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  
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  
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日考  
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  
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  
不博者卷十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其持論不  
偏如此蓋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  
能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於其近者也朱子時爲考證之學甚難今則

請備考證之書略備發於見成物事矣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於困矣至專意於其近者則尤爲切要之學而近百年來爲考證之學者多專意於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

黃勉齋爲朱子行狀云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李果齋亦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宋史取此數語入朱子傳朱子弟子所述朱子之爲學如此然此其大略耳今采朱子書以證明之窮理之說朱子著於大學補傳又作或問數千言以明之所引程子語十六條以明所謂竊取程子之意其一條云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一條云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又一條云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

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一條云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朱子又伸其說云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朱子之言理切實如此又云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言窮理之方如此又云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又云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此又可見當時有以窮理爲淺近支離而厭其煩者朱子不得不辨之也語類云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卷十五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割得大則其光愈大同上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大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

同樂處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上同豈有學聖人

之書爲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

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

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爲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爲又其

次見得親切則不爲之而舊習都忘之矣上同問知至若論極盡

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

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

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

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

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卷十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

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

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上同且窮實

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是遺

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上同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

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上同此朱子講

窮理之語尤可申明大學補傳之說也

語類云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

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腳底地盤

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源頭只在這裏且要理

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卽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

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卷一百所謂

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

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



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卷十朱子說道理通徹性命  
包括學問至此明白已極矣

反躬踐實此語無疑義語類云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  
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已體認  
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  
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  
休也不濟事卷十默而識之學不厭教不倦今學者須是將此

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  
卷三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  
十四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卷四世俗

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  
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  
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  
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  
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卷八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

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  
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  
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卷一百

論敬之說最多語類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  
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  
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  
子偏邪卷四問主一日做這一事且做這一事做了這一事卻  
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卷九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

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

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同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

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

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卷十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

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同或問主

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

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

而生病矣同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

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

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

省力只在念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同初學於敬不能無間

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

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當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

物中袞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

可喚轉來卷十答李晦叔書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

用力耳答林易簡書云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心

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答或人書云二先生所論

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

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此朱子主敬之說剖析精詳不

使流於禪學也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

於讀書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經訓史冊以求之則是正牆面

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又云此數語者皆愚臣平

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

此此朱子自述之語黃勉齋李果齋述朱子之學言窮理而不

言讀書當以朱子所自述者補之也

黃梨洲云自周元公以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宋元學案卷十六禮謂朱子又益之以讀書之說而曰窮理必在於讀書蓋三變而愈平愈實愈無弊矣

答劉定夫書云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

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

怕人說學不在讀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

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禮案此所以必在乎讀書也

答江德功書云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

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答高國楹書

云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

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為失也禮案既

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有次第如此

答蔡季通書云諸友之間須著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工夫為佳此尤切近之要語

答滕德粹書云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過一二章心

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答林正

卿書云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

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

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

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淡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

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答胡寬夫書云大抵

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

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

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  
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  
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  
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  
下荅胡季隨書云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會  
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  
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荅趙履常書云讀書遺忘此亦士  
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  
耳荅張元德書云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  
力處正在於此語類云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  
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  
卷一百十四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  
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  
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卷十澧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  
之法如此也

語類又云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  
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  
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  
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會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  
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  
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  
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  
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

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卷十禮案此段下有注云此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今學者尤當以爲法也荅柯國材書云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荅許順之書云大抵文義先儒盡之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荅江德功書云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旣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又云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尙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沈浸濃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荅黃直卿書云爲學直是先要立其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荅趙子欽書云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荅曾泰之書云所喻鄉

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  
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  
爲己功夫荅陳才卿書云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  
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白不費力今徒守  
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澧案旣知必在乎讀書  
又當知務立新說而不闕疑乃讀書之病也

語類云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  
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  
理卷八朱子自著詩集傳而教學者先看古注卽所謂因先儒  
之說通其文義也然則治經當先讀古注乃一定之理朱子之  
教如此也

語類云讀書乃學者第二事卷十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  
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  
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  
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  
來同上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  
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  
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  
是他曾經歷過來同上澧案朱子旣云窮理必在乎讀書而此三  
說則以讀書爲第二事第二義此三條蓋只一說記者不同耳然所云要見得  
許多道理者卽窮理也所云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  
方是者亦卽窮理也卽所謂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也窮理爲  
第一事第一義也其云所以要讀書又云聖人教人須要讀這  
書卽所謂窮理必在乎讀書也然則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

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語類又云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上同然則除此第二事第二義更無捷徑也若以爲第二而輕視之則誤矣

語類云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撞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卷一百一十五 荅蔡季

通書云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朱子既云必在乎讀書不讀書者爲深坑而教石洪慶不須看文字且朱子最好儀禮而謂老人非所及可知凡學者宜及其未老讀書若年老則欲讀而無及矣然既年老則又教以昭曠教以要約所謂教亦多術也

南宋時風氣之弊朱子救正之故辯論最多語類云二程先生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卷一百一

三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爲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

子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  
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  
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  
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卷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書云奢則不遜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爲儉而已此說是欲求高  
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此書雖名爲說論語者然考  
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書云大率擺  
落章句談說元妙慣了心性答吳伯豐書云元來道學不明不  
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答呂子約書云謂當行  
之理爲達道而沖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答陳  
安卿書云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答許順之書云今  
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又云不要  
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惟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  
也又答書云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  
意思答徐子融書云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  
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尙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  
上過去也答江德功書云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  
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  
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敢聞命矣又有  
云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然則江德功亦甚難得也答書 澧案  
當時談經講學者至於如此若非朱子排斥之更不知伊子胡  
底矣此其救正風氣者一也

雜學辨謂呂氏大學解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又  
附錄云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語類云古之聖賢未嘗



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元說妙思有

以勝之故亦去元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卷一百一近來人被

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卷四十一別人不曉禪

便被他謾禮案上文論僧宗杲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

同答汪叔耕書云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

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

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此排斥禪學其

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答方伯模書云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答沈晦叔書云

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

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答陳正己書云董仲舒所立甚高

恐未易以世儒詆之答何叔京書云示喻孔明事以為略數千

戶而歸乃常人之態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

不能守拔眾而歸蓋所以全之也近年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

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肝腦塗地此

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

狼之吻蓋傷此耳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又答云武侯傳熹欲

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

為然以為瞻不能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可謂不克肖矣此

法甚嚴非慮所及也直齋書錄解題云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

裴松之所注為此傳而削去管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為不然答余正甫書云魏元成加服若

果非是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相須也

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當節取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贖

也論語集注云程子曰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後雖有功何

足贖哉愚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以相掩可也語類云今  
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  
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雖誅極竄戮項背相望  
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  
厲緩急之際尙不免於退縮况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  
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  
態殊可鄙厭卷三十五宋儒好苛論古人朱子或微辨之或力斥之  
此其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  
條於此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不可以爲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爲治  
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  
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  
當連而反斷之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無  
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云  
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尙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  
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  
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  
可惜卷一百二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  
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  
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  
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然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  
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  
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

不好這事大關世變上同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為之時此法

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上同問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

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

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

你教你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分事業上同此亦朱子欲救當

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為何如耳

朱子之書近儒最不滿者通鑑綱目也朱子修綱目自云義例

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荅劉子澄書又云通

鑑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為之不容

中輟與林擇之書又云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為棄井矣荅蔡季通書

又荅潘恭叔書云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又云藏之中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

而已資治通鑑綱目序澧案司馬溫公作通鑑自言止欲使觀者自擇

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通鑑卷六十九朱子則

欲義例精密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綱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視春秋年數五倍朱子雖大賢而著書褒貶者乃五倍於孔子

之書且春秋始於隱公元年距孔子生一百七十三年已謂之

所傳聞之世綱目終於後周末年距朱子生一百七十年所記

之事皆在所傳聞之世之前此其義例必不能精密故朱子自

悔始謀之太銳但云便檢閱而已新唐書裴光廷傳云光廷引

佐郎司馬利賓直因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

子修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此即綱目之先聲也然自戰國

訖隋已不能就而况後儒推尊太過遂欲上掩通鑑朱子無此

意也朱子之論通鑑曰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跋通鑑紀事本末

其推尊也至矣司馬溫公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

劄子云年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

宜提其綱目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然則朱子綱目

二字亦出自溫公曷嘗欲掩溫公乎朱子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云右司馬文正

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錄草稿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然則朱子之綱

目猶司馬公特為書法發明者以春秋為比遂為後人所不平

而為質實者又太疎謬為後人指摘陰餘叢考卷十 澧嘗謂刻

綱目者當盡刪書法發明質實之類使不為綱目累則善矣潛

劄記云綱目赧王三十六年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

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

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此段通鑑原文所無嘗問

諸人人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然則文公門人

學儘博擇亦精矣卷二讀綱目而能知其精博處如閻百詩者蓋鮮矣

朱子答尤延之書云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

類獨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

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澧謂王莽篡漢曹丕亦篡漢仕於

莽者書死仕於丕者書卒則義例不畫一矣然如錢辛楣謂史

家通例未有書死者春秋則非也漢書王莽傳書太師王舜死

大司馬甄邯死而通鑑因之豈得云非史例乎史記秦始皇本

紀三年王翳死

七年將軍鶩死夏太后死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秦楚之際月

表二世元年周文死陳涉死鄭世家鄭子十二年祭仲死趙世

家肅侯二十二年商君死孝成王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韓世家

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死韓長孺傳承相田蚡死匈奴傳驃騎

將軍去病死以後諸

史書死者亦不少

朱子著書既多自不能無誤四書章句集注雖極用意亦尚有

誤處後儒自當訂正之然訂正甚不易也論語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集解孔曰戈戟也集注因之孟子干戈朕趙注云戈戟也

集注亦因之閻百詩謂集注援引多誤如戟有枝兵戈平頭戟

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作戟解四書釋地三續錢辛楣取此說入養新

錄卷三澧謂此固非朱子之誤且非孔趙之誤閻氏誤也戟有枝

兵戈平頭戟皆說文也戟是大名故說文不曰戟有枝戈而曰戟有枝兵也戈是戟之類而平頭者故曰戈平頭戟也戈是戟之類故孔趙以戟釋戈正與說文合也孟子子之持戟之士集注云戟有枝兵也朱子固未嘗不用說文也以閻百詩之淵博而訂正朱注者尙有疏失如此凡後儒攻駁朱注之說學者當細考之若過信其說遂有輕蔑朱注之意此學者之大病也

考訂器物關係甚小舉此以見小者尙不可輕易駁難况其大者尤不可不慎也

朱子為張魏公行狀近人所譏也朱竹垞謁韓蘄王墓詩云輸與喪師張魏國史家具狀得

徽公然語類云張魏公亦汪黃薦李丞相罷相乃魏公言罷也卷一百三十一

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上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上趙

公素鄙秦之為人魏公卻薦秦相上如某向來為張魏公行狀亦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

應處上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卷一百三十三朱子之論張

浚固已毫無迴護又為張敬夫畫像贊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

贊其子而云幹父尤為直筆也易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緒

朱子尊邵康節亦近人所不滿也然朱子答王子合書云康節

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

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語類云問康節於易如何曰他

又是一等說話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卷六十六康節坐地默想推

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卷六十七先天

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卷一百一問

康節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上康節之學近似

釋氏上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上朱子

之於康節固不盡推尊也

朱子之詆蘇子瞻亦近人所不滿也今觀集中荅程允夫書荅汪尙書書皆痛詆蘇氏呂伯恭謂蘇氏乃唐景之流朱子荅書云屈宋唐景之文不過悲愁放曠二端大爲心害又有荅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澧案乾道三年丁亥朱子訪張敬夫於潭州時三十七歲此書云去冬則其後一年朱子三十八歲也其荅汪玉山呂東萊書未知其在某年然汪玉山卒於淳熙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呂東萊卒於淳熙八年辛丑朱子五十二歲則朱子荅書皆在辛丑之前蓋前此深惡蘇氏之學至辛丑歲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云三復其言壬寅歲朱子五十三歲以此帖刻石再跋之云仁人之言不可

以不廣紹熙壬子

朱子六十三歲

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云楊深父示

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慶元丁巳

朱子

六十歲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云捧玩再三不勝敬嘆慶元己未

朱子七

十歲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云其傲風霆閱古今之

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以道東西南北未嘗鬪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意已不凡矣又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尙可想見也

此跋無年月

其推重東坡如此與昔時

大不同又爲楚辭集注推重屈宋此宜以晚年爲定論者也

語類云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

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旣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卷九朱子之持平如此未嘗偏於洛黨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采聞見錄云朱光庭賈易皆以謗訕誣子瞻朱子采此語亦可見其不偏也

戊申封事云夫世俗無知旣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當時之人以道學爲不美朱子旣辯之如此然其荅林擇之書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切切動形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禮案後世所譏假道學卽朱子所謂大驚小怪起模畫樣者也近儒又有因宋明講學之弊謂講學非天下之福者然朱子所謂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亦已逆料之矣不可以譏朱子也

李文貞云周程張邵不得朱子恐不能如此烜赫榕村語錄卷十九禮謂尊朱子者原不在乎稱頌之語而文貞此語則確極方望溪云王崑繩曰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

返是程朱之罪也余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  
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  
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  
其後余以語崑繩者語剛主剛主立起自責李剛主墓志銘禮謂詆毀  
朱子者原無傷日月然王崑繩李剛主蓋皆未讀朱子書而輒  
詆之耳望溪使之觀朱子書則自然折服矣夫未讀其人之書  
而輒詆之他人且不可况程朱乎更有未讀程朱書而尊程朱  
者則科舉習氣耳豈真尊程朱哉

朱竹垞朱文公文鈔序云陳同甫言於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  
以爲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  
乎吾觀朱夫子集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俾後之論文者觀  
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矣禮謂陳同  
甫之荒唐竹垞謂其不詆朱子吾不信也竹垞鈔朱子之文則  
立意甚善所鈔之本今雖不得而見之學者當師其意取朱子  
集中封事奏劄諸篇讀之可矣此必不可不讀者也



東塾讀書記卷

東塾讀書記卷

三

